

十四年 猎诡人

你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金盆洗手
真实经历

十四年
猎诡人

李诣凡——著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十四年 猎诡人

李指凡——著

余益洗手
真实经历

十四年
猎诡人

你凭什么确定，
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十四年猎诡人 / 李诣凡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360-6793-6

I. ①十…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0803号

责任编辑：李 谓

书 名	十四年猎诡人 Shi si nian lie gui re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李村)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20.5 1插页
字 数	300,000字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录

/ 2002年 /




054	049	044	040	036	033	030	026	022	018	013	010	007	001
乞丐	梦魔	苗童	鸡脚	老狗	生日	小鬼	手印	鬼娘	盗路	招魂	巫咒	婴灵	带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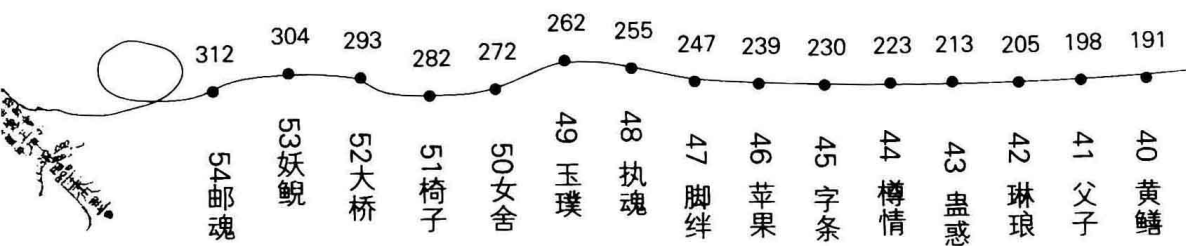
184	177	169	163	157	151	145	138	132	127	123	119
39 笙泪	38 道童	37 兄弟	36 断翅	35 脚印	34 归路	33 戏魂	32 手包	31 剃头	30 号子	29 伞灵	28 床沿

十四年 猎 诡 人



114	110	106	100	095	087	083	078	074	069	064	060	057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礼物	走阴	水渍	猫眼	童女	辘轳	掉魂	琴房	牛灵	红蜡	麻猫	力量	盲鬼

/2011年/



我今年31岁，17岁入行，成为猎鬼师，迄今已经干了14年。2002年我离开恩师，独立开始在行当里混迹，得到不少，也失去不少。绝不能说“不幸”，只因为我在2011年，选择了金盆洗手，结婚生子，过正常人的生活。

首先，你得相信我们这个职业的确存在，你之所以闻所未闻，只是我们低调罢了。如果你有心在所在的城市细细打听，一定会找到我的同行。

在不破坏行规的前提下，我写下此文。一方面是对自己过往的经历做一次梳理回顾，另一方面是让大家对“灵异”事件有个更清晰的认识，以免各位遇到类似情况后，吓到自己，或者用一些错误的方法伤害到自己。

进入猎鬼师这行，完全是个偶然。

17岁以前，我和很多人一样，是个懵懂的孩子。升入高中后，因为厌倦平淡的生活，我开始和一群社会上的混混一起厮混，学坏、辍学，然后开始在街上游荡、赌博、玩游戏机、抽烟喝酒、打架。因为我变化太大，加上我总是调皮闯祸，迷信的家里人认为我是被什么小鬼上了身，请了道士来作法跳大神，见不管事后，又找和尚来念经替我消灾解业。

这一切让我无法忍受，叛逆的我选择离家出走，从重庆跑去昆明。在去昆明的火车上，我遇到一个瞎子，这个瞎子成了我进入这行的关键人物。在还不知道他是瞎子的情况下，我跟他同行的同伴下了盘象棋。却因为他对同伴的一番指点，使得我败下阵来，本来我想要稍微酸他几句说观棋不语真君子，却在看到他的双眼时才发现，他是一个瞎子。瞎子是我的缘分，也是我的贵人，因为两人谈话投机，他把我介绍给了

昆明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天师，这个天师，后来成了我的师傅。

那一年我 17 岁，我的命运因为莫名的一次偶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和电视剧里那些神神道道的拜师礼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拜师过程简直不值一提。拜师后，我师傅只是教我一个道理：正道人心，去恶行善。

而事实上那个时候的我，是一点都不信这些的，甚至以为师傅是个骗财的大神棍，我则是个小神棍。漂泊在外，我需要钱，考虑到天下任何活都不是免费干的，而师傅这行，收费还挺贵，我就勉强留下了，来日方长，前路迷茫，也当是混口饭吃。

我师傅花了好长时间扭转我不信鬼的心态。办事时，师傅随身带的东西就几样，一副骰子，一个罗盘，十来根红绳，还有本皱巴巴的书，还有样你们绝对想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坟头的土。这些东西从不离身。

在第一次亲眼见到这些东西之前，我一直跟着师傅学一些经文口诀之类的，我从没相信过这个世界真的有鬼。见到这些东西后，我莫名有点相信起来。我无数次问师傅，那些东西到底有还是没有。师傅告诉我说，有，但是并不多。

我始终对他的话半信半疑，直到 1998 年，我跟师傅去贵州，接到当地一个土大款的委托。我的整个世界观，因为这个委托彻底改变了。从那个时候起，我渐渐开始用一种另类的眼光来观察我生活了 17 年的这个世界。

我开始相信师傅的那句话：

你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师傅跟那个委托我们办事的土大款要价 6.6 万元，土大款很豪气，爽快答应。6.6 万，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再添点，估计都够资格给郭美美老师当个干爹了。土大款说他 50 岁了，贵州凯里人，至于他怎么发家的，我没兴趣知道，但是，在他发家致富的过程中，肯定干了点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导致他需要找我们消灾。

他找我们的时候说自己很倒霉，他老家的房子出了点事情。

现在的土大款挣了钱，一般都喜欢在老家盖个拉风的房子，好在村子里炫耀自己有多了不起。他那房子当初请了个大师来批过，我们行话叫“问路”，那大师说他的房子得面水靠山，风水才好。

那个大师又告诉他，他那房子背后的那座山，很像是皇帝的龙椅，房子坐落在那里，面前有水，背后有山，他住在里面，好像一个皇帝在龙椅上，望着江山。

那土大款大概也是一没脑子的主，他为了让那山看上去像个椅子，硬是找人铲了个山坳出来做他的“靠椅”。殊不知等房子都建好了，当地有村民找他，说他把自己的祖坟给铲了。

土大款想，这也没多大点事，赔钱吧，他有的是钱。于是他赔钱给那村民，以为这事就这么完了。可不知道钱是赔给活人的，死人却还没打点好。自从他搬进新居后，就一直发生奇怪的事情。给他做饭的大婶说晚上睡觉老是做噩梦，一开始大家都还以为她是“择床”，习惯了就好了。可没多久这大婶就疯了，整天念叨的就一句“不打……不打……”

这么一来，村子里的传言就出来了，说什么土大款挖山挖到土地公了，又说什么挖断老树根了。一个胆子比较大的年轻男村民，因为好奇，就主动去他们家巡夜。过了没多久，这男的虽然没疯，可是也开始有些恍惚，说话不清不白起来。土大款这才意识到事情不大对了，就遣散了家里的工人，将房子锁上，不敢再住。

在请我们去的前一个月，大款回村子里去找那个吓得有点恍惚的男人。他见那男人已恢复了一些，他扔出一沓钱，叫那男人说说到底发生了啥事。那男的犹豫一会儿，才说他头几晚睡觉还没觉得什么，但是后来就看到了怪事。他睡的床一侧靠墙，另一侧对着门，他习惯面朝门睡。起初的夜晚很安静，顶多听见几声猫叫。但有一天，他面朝墙睡了，晚上迷迷糊糊转了个身，见有个穿长衫的、瘦巴巴的老人蹲在他的床前，斜着脑袋，伸长脖子，两只眼睛瞪得老大，直勾勾地盯着他，手里拿着编筐子的竹条，一边抽他，一边阴阳怪气地说：“这是我的床……”

那男的说倒也不觉得痛，但是绝对够吓人，这样反复折腾了一段时间，他就开始精神恍惚了。

土大款把这些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我们，我真当是在听神话故事。师傅却很淡定，简单交代土大款说：“你把你房子面前那池塘水放干，撒下稻、黍、稷、麦、菽，晚上我跟我徒弟住进去看看。”看样子，这对师傅来说，就

是小菜一碟。

不过说实话，第一次接触这些的我还是有点被吓到。吓到并不是相信了这个东西的存在，而是本身对这个事情有点抗拒。当晚进屋前，师傅给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要怕，我教给你的口诀没事就在心里念，这可以壮胆。”

师傅说这话之前，我一直以为那些口诀是驱鬼的，谁知道竟然是壮胆的。我们进了那个大院，里面看上去很正常，根本不像鬼片里那样阴森森的。师傅在院子里拿罗盘比画着，很快他就东南西北都走遍了，他指着西北角的一处地方跟我说：“在这方位挖个坑。”我按他意思挖了。师傅取出一根红绳子，放进坑里，又倒了点坟头扫下来的土，将红绳埋起来。师傅告诉我说，刚刚挖坑是在打招呼，他说他也不知道到底管不管用，反正他的师傅也是这么教他的，这是规矩，例行公事。

弄好之后师傅就带我进了那间闹鬼的房间。我很紧张，四下打量了一下，里面摆设很简单，一个衣柜，两张沙发，一张床，那床打扫得很干净，却干净得让人挺不舒服的，感觉睡在上面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

师傅说，你睡床，我睡地上。于是师傅在离床大约两米的地方打地铺。他嘱咐我说，别真的睡着了，还要干活呢。于是我面朝墙壁开始胡思乱想，一会儿想想小时候的事，一会儿念口诀，一会儿又想点别的，一会儿又念口诀。

大约夜里两点的样子，我感到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不是鬼片里演的发冷，是一种好像有什么东西渗到肩膀里的冷沁，我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但是我确定这个感觉是告诉我那东西来了。这时候师傅说，你转过身来，眼睛看着自己的脚，你会用余光看到那个东西，别正眼看它。

我很怕，但是我必须这么做。我按师傅说的转身，看着自己的脚，屋子里黑归黑，但是还能看到床边站着一个人穿长衫的人。那穿长衫的人开始晃动手，一开始我还没想到他是拿竹条抽我呢，他反复地念着“这是我的床”。

我一边害怕，一边想师傅要怎么收拾他。结果那个过程快得离谱，因为一直在用余光瞟那个东西，我压根没看见师傅怎么动手，眼前忽然爆开了一阵灰尘，就是那种有人在你眼前拍了下黑板擦，有灰尘扑过来的感觉。

然后师傅说：“好了，没事了，收拾收拾，我们走吧。”



我问师傅：“这就完了？”

师傅说：“当然完了，怎么，你还没玩够？”

我说：“怎么这么容易，怎么做的？”

本人之前看了无数鬼片，里面捉鬼都要作法、贴符、念咒什么的折腾半天，怎么师傅这么简单就收拾好了？师傅告诉我说，电视上演的那些神通广大才真是骗人的，虽然很多行家都要贴符念咒，但是没电视上演的那么具有观赏性。而我们这派，更多在于手法的实用，没那么多讲究。鬼这种东西，是人往生后的一种形态，大多数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见过鬼，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专门跟它们打交道的人。所以很多时候，想碰碰不到，碰到了就是硬货。

师傅说，那个穿长衫的老人就是祖坟里埋的那个，师傅进院子的时候挖埋线，说是在给他指路。师傅还说，鬼是存在的，只是相对于人来说很少，每天都有很多人死，要是个个都成鬼，那不很可怕吗？我们遇到的鬼，都是走失了方向的，他们大多是无害的，它们只是一种未消亡的能量，它们没有思维，也没有感情，它们像录像带里一个卡带的片段，只会不停重复着一种它们自己觉得正常的状态，甚至很多鬼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我问师傅，电影里那些受了冤屈、回来复仇的厉鬼真的存在吗？师傅说：“电影里的那些太夸张了，都是骗观众的。当然，那些复仇鬼也有，以后看你有没有可能遇到。”

多年以后，我真遇到了那种鬼，但这也是后话了。

我发了一会儿呆，又问师傅是怎么收拾那鬼的。师傅说，在它抽我的时候，他往它头顶撒了坟土，然后用绳子绕了它的脖子，它就去了，佛家讲的超度，我们叫带路。这事没啥复杂的，就这么简单。但是要克服心理上的恐惧，还是挺难的。

师傅说得轻描淡写，大概是因为经历了太多，见惯了生死。对于我来说，却一时半会儿还是很难接受。

1998年，当时手机还不怎么普及，出了院子，师傅叫我跑到路上去叫那大款。他不敢跟着我们进屋，远远躲在路上自己的车里。我叫了那大款，他开始还是不敢进院子，师傅说你进来，接下来你得帮我。师傅在刚刚挖坑那

里，把土收起来，在地上铺匀，然后把坑里的红线拿出来，拴在大款的左手五根手指上。接着师傅叫他在铺匀的土跟前跪着。而他开始叽里咕噜地念咒文。完事后，师傅让土大款把拴了红线的手在那土上按个手印。手印按下去后，师傅把红线取下来烧了，然后让大款自己把那些土吹散。

一切办妥，师傅就告诉他，完事了。

土大款挺不放心地问：“真完了吗？”

师傅说，你要不信先付一半钱，没事了再给剩下的。

师傅不会怕那些赖账的，他有的是办法收拾这样的人。

收了一半钱，告别土大款，师傅就带着我走了。我们连夜下山到了凯里市，差不多天亮了。师傅带我去喝酒洗澡，说是不让那东西跟着我们。我洗澡的时候问师傅在院子里念的是什麼。师傅说，那是骗大款的，一阵瞎搞，什麼用都没有，就是让他看着像这么回事。然后我问师傅剩下的钱咋办。师傅说，不怕，他一定会给的。

这就是我第一次直面这些东西的经历。这次办的事儿，在我师傅眼里，简直小儿科到了极点，但是，这事儿却彻底地颠覆了我的世界观。直到后来这些年，我遇到各种怪异的事情：点恶鬼，收小鬼，帮鬼了心愿，帮人把附身的鬼打出来，召笔仙，刨坟……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对这些事情见怪不怪了。

事后想想，我不能说我们的职业是在猎鬼，谈不上是“猎”，更多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帮助人。

刚开始跟着师傅跑业务的时候，我只能配合他玩点小单子，遇到大玩意，他基本不带我去。第二年，师傅才带我做了趟大单。

四川和重庆之间有个地方叫荣昌，那件事就发生在那里。我们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小姑娘。电话那头，雇主说他家女儿好像被附身了。师傅说得亲眼看了再说。谈好价格，我们就去了荣昌。到了雇主家里，看到小姑娘的时候，我按照师傅曾经教我的，先看她的手指。十指连心，若是心病，就该去看心理医生，而不是找我们这样的人。小姑娘的指甲很长，估计有段时间没剪了，指甲很白，皮肤是正常的。

小姑娘大约五岁，她傻坐着，不笑也不说话，眼神明显呆滞，完全没有她那个年龄的小孩该有的活泼。师傅看完小女孩，就叫女孩父母都出去，站在门外跟小女孩的父母说了一会儿话，接着他进门，关上门窗，开始用骰子问路，然后用罗盘在屋子里走圈。

绕过我身边时，师傅低声跟我说：“这次这个，是婴灵。”

我资历尚浅，没见过世面，光听名字我就吓着了。我知道，所谓婴灵，那是夭折孩子的魂。

师傅以前告诉我说这种东西要送掉挺不容易，因为它是婴儿，什么也不懂。师傅开门把这情况告诉了小姑娘的父母，那母亲一听就哭了，师傅看她哭了，就问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告诉我们的隐情。小姑娘的母亲说，那被附身的小女孩是他们夫妻的头胎，但是在她之后，他们夫妻还有个孩子，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保住，就没了。

她一再强调，不是不想要，是没保住。

师傅问，那个孩子是几个月的时候没的，她说5

个月。师傅说，你们夫妻俩今晚用我给你们的红绳子，把小女孩两只脚的拇指并在一起拴起来，然后给她洗澡，换身素衣服，再把家里反光的东西都拿东西遮着，把相片什么的都收起来。最后，师傅又吩咐他们去买只公鸡，几个鸡蛋。叮嘱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开着窗户开着灯，不要让婴灵认为又过了一天。

当天我们没有做事，而是去了五金市场。师傅买了六颗很大的钉子，然后买了一瓶工业酒精。当晚他叮嘱我，第二天进去的时候，心里尽量要平静，不要有太大的思想波动。其他就没说了，基于我暂时还无法独当一面，我也确实不应该知道得太多，那一晚我们就早早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去了那小姑娘家里，师傅搬了一张椅子，有靠背的那种，请小姑娘的父母把小姑娘抱到椅子上。然后，师傅让他俩在对面椅子两米远的地方并排跪下。一切就绪后，师傅开始在房间的四个角钉钉子，把红线彼此连接，形成一个线圈，把所有人围在中间。然后，师傅叮嘱那对夫妻跪着别动，他出去杀鸡，取鸡血。

不一会儿，师傅端着碗过来了。椅子上的小姑娘还是呆滞着，好像这一切都跟她没关系，但是面容非常憔悴。师傅把嘴凑到小姑娘耳边，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然后用手指蘸了鸡血，分别在小女孩的手心、眉心、人中、脚心点了一点。接着让我站到小姑娘面前，用手按着她的肩膀。我照做了，师傅取了一点土，放在小姑娘头顶命心的位置，然后滴鸡血，滴酒精。很快，鸡血混着酒精的液体顺着小姑娘的额头流了下来。这时候，半蹲在小姑娘身后的师傅，突然“哈”地大吼一声。小女孩显然被吓到了，开始“哇哇”大叫，并且挣扎起来，我双手按着她，她的力气比正常的小孩子大得多，几乎被她挣脱。接着小姑娘突然用双手掐住了我肋骨附近的皮肉，虽然不是很痛，但是看着她脸上的血迹和狰狞的表情，非常吓人。

就这么大喊大叫了两分钟，她才安静下来。又过了一分钟，小姑娘突然哭着喊爸爸妈妈了。师傅对那对父母说，你们心里念叨，说，孩子好好去吧，诚恳一点。过了一会儿，小女孩又不哭了，好像回过神来，看我们这架势，有点被吓到。师傅这才出了一口气，说好了，它已经去了。

师傅让女孩的父亲给他倒了杯水，他一边喝水一边慢慢跟他们讲这中间

的原委。

师傅说，他在房间的角落钉钉子、连红线是为了把这个魄关在中间，因为婴灵这玩意，只会附在小孩子身上，而且婴灵会找跟它的“道”最接近的人。所谓道，其实就是气味、血脉，或者一些别的联系。师傅说，婴灵不是恶意的，它是不甘心离开，或者留恋世界。这对夫妻之前的孩子，还没出生就掉了，但它已经存在了，已经是生命了，它很留恋，很想留下来，所以附身在血脉相通的姐妹身上。她附身并非为了报复，而是非常单纯地想留下来。说到这里，那对夫妻都哭了，他们说自己很对不起第二个孩子，没保住。

师傅说，婴灵这东西不好驱散，因为它不能自己思考，只能靠着还没死去时候的本能。所以其他的方法都没有，只能来硬的。

师傅对夫妻坦言，跪着，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但是他觉得他们应该跟孩子道歉。那对父母哭得稀里哗啦，搞得我心里很难受，所以当我后来独自处理婴灵的时候，我都要告诉父母们，生命值得尊重，如果没打算生孩子，就自己做好措施，怀上了，千万别打掉。从人伦道德上来说，我没有什么立场教导他们，但是我们要尊重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哪怕他再渺小。

在回云南的火车上，师傅跟我说，我们这行，不能儿戏，你多替一个人解决了问题，那就少一份被折磨的痛苦。见死不救，做不到，做不到。

正是这个朴实却深刻的道理，让我在这行里坚持了下来。师傅说其实这些灵异东西并没有我们塑造的那样可怕，它们和我们人一样，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所谓给它们带路，其实就是找到造成它们留下的根源，了却它们的残念，然后让它们自己离去。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去伤害任何一个鬼魂，我们连鬼都不会去伤害，自然不会去伤害人。师傅又嘱咐我，不管干什么，心里要有善意，并对它们怀有尊重。

虽然我们干的事可能会被其他所谓的高端职业者们瞧不起，会被说成神棍、封建余孽，但请记住，我们是在让人或鬼都有个好的结局与归宿。

回云南后，师傅又带我做了两年的小单。然后，我开始跟着他做些比较大的事情。

再后来，一些简单的业务我能单独拿下了，师傅的业务跟我二八开，我的业务跟师傅五五开，那些年，我常常给家里寄钱，我都说是在昆明打工。我不敢让家里人知道我是做什么的，我不想让父母替自己操心。因为这个工作说出去太边缘化，而且据说做这行的人会折寿。对此，我倒不了解，但是这圈子里不少前辈，最后都活到了很大年纪，我师傅带我的时候44岁，现在58岁了，退休六年了，生活与常人无异。因为收入不错，而且相对自由，我慢慢开始把它当成了自己的职业。

接下来我要说的这桩事情，是在我老家重庆发生的。

我家乡重庆东边有个地方叫巫溪，民风强悍，当地不少老人现在还会很骄傲地提起，他们是巫王的后代。重庆的文化主要就是巴文化和巫文化，特别是一些稍微闭塞的地方，更加流传着些奇闻异术。这次这个单，发生在巫溪一个很小的古镇上，叫宁厂镇，这古镇几乎没有名气，镇上的最大卖点，是一口千年不枯的天然龙头盐泉，制盐造纸是那里的传统项目。

师傅接到的委托电话是此地一家老人的亲戚打来的。那委托人说，这家只有两位老人，他们的孩子早早就夭折了，怪的是，自从他们孩子死后，家里养的牲畜，养什么死什么，鸡鸭猫狗猪牛一样都逃不出命来，甚至连地里的庄稼都收成不好。老人家越来越穷，他们快活不下去了，甚至想到了自杀。

师傅听了，决定带我去看看，并且不收费。甚至连车马费，都是我们自己出的。路上我问师傅为什么